



樂書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而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

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

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

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為木路明矣大路

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賄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

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

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

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爲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爲革木二
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玉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爲
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
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
象路故也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
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
禮以七就爲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
也史遷樂書易車爲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犧
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
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旛旛
別之則旂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旂爾雅曰
錦綢杠纁帛繆素陸龍于繆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繆
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繆屬繆爲旒旒亦謂
之繆旒以繆則旒繆矣左傳謂繆夜是也升龍素則
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
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
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
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
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爲常諸侯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類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類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焉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天士祭而巳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尺有二寸諸侯八寸兩大夫不預焉此藏文仲所祭所以為僭

逸禮言大夫六寸未免為誤也蓋易有卦而象緣之衣有依而系緣之龜有甲而順緣之青入為黑北方之色也而智於是乎藏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藏智也天子之贈諸侯以大輅龍旂寶龜為正牛羊之羣則從之而已凡以報其所施禮樂之道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智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之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司馬迂易寶為葆亦好奇之過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一在天有性命之理在人有性命之情樂天道也必成之以人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人道也必

成之以天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經曰樂者
人情之所不免也禮也者理也其意如此對而言之
則然通而言之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緣人情非
特主乎理變則革而不徇故易則化而不離形則變
之於易爲重易之於變爲輕樂重而禮輕故於樂言
變於禮言易莊周於命言不可變於性言不可易其
意亦由是也彼變禮易樂者何足以知此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出於天地之和莫適而非同禮出於天地之別莫
適而非異樂之統同非求同於樂也因其自同本和
以統之而已禮之辨異非求異於禮也因其自異別
宜以辨之而已同有所統異有所辨而禮樂之說蓋
有所不能忘焉然禮樂法而不說亦不過管乎人情

者而已荀卿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
矣蓋統之必有宗故言管乎聖人說之不過乎人情
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禮樂之管而聖人又人情
之管也記有言禮樂之事與道有言禮樂之情與文
有言禮樂之原與說者事不若道之妙文不若情之
深說不若原之遠也禮樂之說與少儀二游於說亮
氏爲鐘有說同意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本於
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唯以殺本於樂心感者其聲
之變也嘽以緩本於喜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發以散
本於怒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粗以厲至於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要之皆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
亦變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窮
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今夫禮樂之情同禮非無情
也其情不過合敬而已樂非無經也其經特倡和清
濁迭相爲之而已此言窮本知變荀卿言窮本極變
者知言其始極言其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二十二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
去僞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
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
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
真而不湛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
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
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僞
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爲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
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僞是亦

不為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偽哉雖樂亦不可為偽矣凡物有微者有去取言者誠則偽在所微矣言去偽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值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值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精粗內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值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滂

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子君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唵則凝亦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值天地之情也夫宇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侘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自

傾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訢合至郊者不殍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傾天地之情爲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達羽翼奮角觶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主
者不殍而郊生者不殍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未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觶生則凡撫實而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
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九竅

者三上無內敗之殍八竅者郊生無外裂之殍則樂
之道歸焉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殍郊生者
不殍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
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訢合陰陽相
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
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
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有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五聲詩故北面而三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三畫成而後是或先三有上有下有老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為呂而大呂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為律弦歌以為聲干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童子舞之童子習未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職陳尊俎司尊彝內外饗之職也列邊豆邊人醴

大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何末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北興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正雲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五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三樂師北面而弦與司盟北面而詔明神同意今天古之禮五而莫先於祭凶禮五而莫重於喪尸象祖者也而宗廟之敬繫焉主人主喪者也而致喪之禮繫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之禮而大司馬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三者皆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

禮謂之商祝故士與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衣次繼之主人襲左位商祝掩瓊設帳目則辨喪禮
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
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
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我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
曰禘嘗之義人參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本法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禮樂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
哀也者相尸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
其事也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
下百官莫敢不承事也豈有

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教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夫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

未嘗啓齒聞相狗馬則大悅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
王之道未嘗概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所
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是向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旒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擗君以朝服道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
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緝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
燕端章甫以至聖其既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

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統而乘路大
戴禮武王端冕受冊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
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
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
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雅
記襲朝服一云端一褖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自
堂然則玄端不得為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弘範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為義生於
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衆故也然
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
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其

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
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
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
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乘水者
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磬之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
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
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於學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
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於蓋衆謂之會待謂之
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
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

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
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
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與夫新樂之發怵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豈不有間乎今夫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亦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
白虎通謂拊革而鞞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
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
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拊或搏莫隨
先後故也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詒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漢大武大夏而七之舞也大漢而下武舞也古之樂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蓋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在 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其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度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訓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恃沛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夔舞僛僛無雅以正之故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

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敎舞于戚語
說卿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平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教春是已昔梁玉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棟為
相之說歟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教被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被夏之樂則工舞
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為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為樂語此特
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天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
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占此新樂
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
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
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
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証上行私
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
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優
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
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形
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樂之正
子曰既張而語以成之二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音之致者此也若夫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
如禮長卿所為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聲而
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
戲孔子所以請討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於古樂
言始奏以見終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妙也

禮記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言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也哀樂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曰鄭聲之亂雅及頹滑問為邪而告之以韶舞為可則鄭聲為可於其貴也登樂賤邪音如此是子夏所畫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閑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歟

孟子以齊三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六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沓而無妖祥此之謂六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及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克用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疫禍亂之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天下大當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爲紀綱蓋人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復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六
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
過虛業維柷賁鼓維鏞矇矇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
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
德文王而廢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
者猶其德音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
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
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
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
禮也作爲鼓鼓控揭壎箎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文
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
可乎今天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與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之
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
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
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
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絲竹
匏與革木皆符之而後和焉故虞書舉記國語之論
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
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
歌咏其聲此說弦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前則本
詩而爲歌故詩爲先與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此則
本於歌之詩言之故詩爲後與書矇矇弦歌誦詩同意

至於以貊為莫比為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非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
 音為樂在心為志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
 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
 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
 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蓋樂
 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
 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于其敬而制之

以禮雖離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
 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
 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
 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邦衛齊宋之樂
 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
 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
 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
 亂雅又略備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害德本
 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惑本盛時言之



原件短缺

樂書卷第二十四終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簧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括土出金以爲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爲磬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鎗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音同出於絲絲聲則唯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竿必生蕭管則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此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為樂之君而擊則卑者所鼓其為革聲一也士譁而譁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鼓聲之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為國之道無競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鏗鎗而已哉魏文侯之為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論之也合而

謂之言鍾聲鼓聲之聲則知絲之為琴瑟竹之為竿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為金鼓聲之為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為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為聲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鏗以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

人思寬厚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匏
音啾啾以立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直
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亦足發明
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
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
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
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
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謹者蓋琴瑟夏
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
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諱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樂書卷第二十五終

禮記卷第二十六

禮記正義

樂記

賓左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
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浮及商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立之
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枝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威文之節
制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

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不
得人祗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
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
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
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
一人求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人之左
手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
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
用者以文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賈牟賈之
言孔子無取焉爾故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
之勝商道留應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豈何聲淫
及商之有乎武樂之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然也自
司失其傳而已故賈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爾故曰
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賈牟賈之
言樂及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推者異矣

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也武也
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摠干而山立
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若無爲而逸臣無不爲
而勞摠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
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為作以繹如為成是樂以始
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
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
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
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
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
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為二復
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然始而北出為治兵所以尚
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為振旅
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
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鼓車功之金濟也以金
止則以立於綴北之位而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
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于
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一與四
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為九而乾用之
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
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
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
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為有熊
而封其後於荊帝堯為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為

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爲夏后而別以妣氏契爲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授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授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授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而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饗同意

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柝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鱗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如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士衆民爲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以謂既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此歟馬者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乘牛者引

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
車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
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械矣
將帥之士使之列爵分土而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
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
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橐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橐弓矢
蓋旗之為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為常其建
之則必揭而用之橐橐之為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
不用為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
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生桃
林為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間為後與此異

言箕子比干而不及微子者豈微子
以代武庚為商後故邪此先比干後箕子
子之利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為至邪與孟子論
之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在箕
子為奴之後也與孔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
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為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
勸後世之為臣者武商容之間言其始行商容
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失
之遠矣

樂書卷第二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難若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遠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之郊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知郊射必於郊之學焉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以狸首為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為節也然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

華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爲節樂時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禪冕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周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禪冕也禪之爲言埤也埤與禪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禪冕以祭儀禮言侯氏禪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禪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狸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禪冕摺笏而虎

賁之士說劔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立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劔欲斂然則虎賁之士說劔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豈所欲哉鄭康成謂禘衣衾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禘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以保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四海之民爲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覲臣之禮也朝

覲宗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齋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神祀困民財而天下將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廟以敬爾在公爲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爲重則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爲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爲

養言臣則知孝之爲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
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令外之誠然
邪自郊射而息貫革之射冕笏而說虎賁之劍偃武
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修
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爲教之大者歟祭
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爲
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
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
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籍先於朝覲者以諸
侯資孝弟以成德然後能盡爲人臣子之道而民不
失其性也

入爲後便一氏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抑又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籍此施教所
以不純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純文武之序
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
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
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
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爲西伯
之時而詩以臯門應門造舟爲梁追美之義協於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
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
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鄉鄉飲酒必

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
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
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
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
之况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
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父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
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
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以禮之冕而摠干以
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
夫養老之禮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則食之於大學七十者而已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
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文

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言親
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
爵而酌則省醴可知言冕而摠干則發味可知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
事以五教爲急食老更爲緩故其序如此祭義亦於
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之教雖治亂不同及其成
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譏之於書召之訊夢者刺之
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老更之意哉射有左右學
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學也學記言黨序術序繼
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則養老有虞氏以深衣夏
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食禮而服縞者惟商人爲
然縞衣非冕服必冕而摠干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

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摠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
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鐘鼓靴
鼓篔磬之聲周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鼓鐘送尸之樂
則豈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樂師鐘師奏燕樂籥師
鼓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謂之食嘗無樂蓋非
兩周制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運久不亦宜乎
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武王偃武修文之後習射
服冕祀明堂講朝觀耕藉田食老更而禮樂之教交
修之天下是雖因於商人而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
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樂舞之運猶四時之運
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謂以盡美矣未盡善也
盡美矣故其成必久未盡善故非所以為備與何獨
至久立於綴而疑之故路之四達謂之達道之四達
謂之皇故誅賞廢興資此以成禮樂刑政次具此以備
然則周道四達亦可知矣

樂書卷第二十七終

樂書卷第二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又又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

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以矣此坤之安正吉老子謂
地以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
曰可以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
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
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天則地道天則天道
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為自然者邪蓋不離於
宗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率之至
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
神固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荀卿曰
謂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矣夫行言而信者
必人有德故也天則無待於言言則無待於行行則

者以入有情故也神則無待於言言則無待於行行則
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正氣直氣清則神清神清則
子曰至德嘿然而喻不怒而威樂也者章德者也豈
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邾子思論至誠不息則久卒
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其意亦何異此
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
久者又天道之始終哉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天道也
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
器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為敬之始而敬不止於

莊書曰嚴恭黃長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為
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誠致禮以治躬
則自卑而尊人搏節退遜以明之而已非主乎信者
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
威以莊敬為本莊敬以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豈莊敬
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威先後之
序也由禮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
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治官行法
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
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

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况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况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
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
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
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
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斯須去身而為心害
如此况三年不為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
為而言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
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內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
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
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正夫一歟記者兩言之爲
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乾乎天下至順者
其坤乎樂由天作未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
有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
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
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

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
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
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姤容
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
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
色外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
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故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爲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爲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且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可謂知比矣由是觀之致禮
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患內不用志外
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
為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
為貴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
為德是也禮雖主理而樂非不以理樂通倫理是也
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是樂所以
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言之

樂書卷第二十八終

